史懷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懷史

（一）

鍾惺述

本館據湖北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史學

序

史懷者。吾友鍾伯敬經世之書也。檃括正史而論斷之。自云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蓋伯敬一官閒散。不操經世之權。而生平之慧心明眼。高才大識。無所用之。恥以文人自了。特向寤寐中。借古人之天下而發其蘊。上下數百年。捕理障。決羣疑。洗沉寃。誅既死。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義。經權。而各成其是。此豈口耳坐譚者所可辯哉。觀其寄林少嚴座主書云。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又答韓晉之書云。史懷一書。至三國而止。此書雖不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夫曰經世之旨有所窺。又曰差不同文人之見。則伯敬所自負者。不待予之誦其美也。第恨絕筆於季漢。不令天下覩其全爲可惜耳。然其答韓書末又云。三國以後史。無識無體。眞不堪讀。止是一種世說口角入史。可厭。觀此則一言蔽之。欲求其全。亦可不必。猶夫詩歸之不及宋元也。世之服膺伯敬者。大都在詩歸一書。不知詩歸鄘風雅。而史懷吐經濟。經濟之於風雅。何啻過之。譬之經。詩歸刺美惡得之詩。而史懷則道政事得之書。公好惡。寓褒貶。又取之春秋矣。於義史懷二而詩歸一。二何遜於一。所以然者。今世盜詩人者多。譚經濟者少。詩歸行世久。而人饜飫者深。史懷傳天下寡。而人誦讀者猶未遍。故就一時之心目而淺窺之也。每欲告天下而因循不果。去歲備兵武昌。適嗣君持以爲質。予閱而不勝年誼死生之感。因取而細評之。不敢沒其善。亦不敢阿其好。其中是是非非。唯唯否否。悉如伯敬之論

史。雖未必盡謂同心。而要見伯敬心之慧。眼之明。才之高。識之大。別自有在。非僅僅詩人已也。茲刻成。將見世之服膺伯敬者。不獨詩歸詩歸云爾。有繇風雅而進求之經世者矣。故序其略如此。陶珽舜圭甫題。

序

閒嘗論人代無史。則混沌無眉目。虛空無輪序。倫類無流品。墳典無蒂蔕。故曰史者。文人之書非文人之書也。聚數千百年登場者編貫之。更聚數千百年之觀場者同異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卽有語言狀貌。誰屬之。卽有神情意度。誰紀之。而況深謀祕計。曖事昧情。跳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鉤描績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憤發舒。借古人以自寫者居半。忠孝廉節。佞猾奸邪。直榜樣耳。善敗得失。理亂興亡。直梗概耳。傳曰。知其人。論其世。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具心眼者。存精神於糟粕之中。卽無事一一磨勘。而古今之成算固已燎然矣。比之弈有譜。熟譜者不必同局。醫有案。據案者不必並方。國工妙手。有前人抉之。今日始參其微者。亦有今日所闖。較前人手法又似勝之者。數千百年之扮演。心靈之變相也。數千百年之批駁。造物之銷算也。寥寥古今。解人絕少。昔吾友鍾伯敬。可稱解人。其人風韻清嚴。神檢閒逸。與人居落落穆穆。閒佐片語。微甚冷甚。令人服亦令人畏。他人之論著。以才以學。彼獨以慧以悟。方其辟人秦淮之上。尋書玩古。意有所會。朱墨圍中。輒加箋駁。纔積紙數番。輒又成帙。殺青而飛遞知者。於時魏士爲者。扁舟裹糧。不遠數千里來觀。伯敬所讀之書。上下其議。凡月餘。兩人者居然有古人風概。士類翕以文人宗之。然雅不欲以文人自命。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先年士爲死。伯敬隨之。各齎志以沒。嗟乎。惠閣有言。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況挾倜儻之資。曾無百歲壽。其爲痛悼。可言哉。可言

哉。伯敬之胸懷。欲筆之書者。百未竟一。卽筆之書而所謂史懷者。又十未竟一。大略可想見也。標一字於紛雜之中。彌見精詳。豎一義於語言之外。彌見淵洽。比人綴事。各具端委。眞足益人志意。作是觀者。可第曰文人之書乎哉。鄒之麟漫書。

史懷目錄

卷一
春秋左傳一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卷二
春秋左傳二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卷三
國語
周語
魯語
齊語
晉語
鄭語
楚語
吳語
越語
卷四
戰國策

西周
東周
秦
齊
楚
趙
魏
韓
燕

卷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文帝本紀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六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陳杞世家

衞康叔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卷七

史記三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卷八

史記四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儋列傳
樊酈滕灌列傳
張丞相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袁盎鼂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
田叔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長孺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卷九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南粵尉佗列傳
朝鮮列傳
西南夷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
循吏列傳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遊俠列傳
佞倖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卷十

漢書一

景帝紀

武帝紀
昭帝紀
宣帝紀
元帝紀
成帝紀
刑法志
食貨志
楚元王傳劉向
荆伍江息夫傳江充　息夫躬
賈誼傳
爰盎鼂錯傳鼂錯
賈鄒枚路傳鄒陽　枚乘　路溫舒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李廣蘇建傳李陵　蘇武
董仲舒傳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兒寬
張湯傳張安世

卷十一

漢書二

杜周傳欽
武五子傳戾太子　昌邑王賀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嚴安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傳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申千秋　楊惲　陳萬年
楊胡朱梅云傳朱雲　本編
霍光金日磾傳
趙充國辛慶忌傳趙充國
傅常鄭甘陳段傳陳湯
雋疏于薛平彭傳雋不疑　疏廣　于定國　薛廣德
王貢兩龔鮑傳

韋賢傳玄成
魏相丙吉傳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夏侯勝　京房
趙尹張韓兩王傳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韓延壽

卷十二

漢書三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蓋寬饒　孫寶
蕭望之傳
匡張孔馮傳匡衡　張禹　孔光
王商史丹傅喜傳
薛宣朱博傳
翟方進傳義
谷永杜鄴傳谷永
何武王嘉師丹傳
楊雄傳

西夷傳黃霸
倭倖傳
匈奴傳
西域傳
外戚傳李夫人　趙皇后　王皇后
元后傳
王莽傳

卷十三

後漢書一

光武帝紀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和熹鄧皇后
劉玄劉盆子列傳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王郎　王閎
隗囂公孫述列傳
宗室四王王侯列傳齊武王縯

李王鄧來列傳李通　來歙　歙孫歷
鄧寇列傳
馮岑賈列傳馮異
吳蓋陳臧列傳吳漢
耿弇列傳
銚王祭列傳祭遵
竇融列傳
馬援列傳
卓魯魏劉列傳卓茂　魯恭
卷十四
後漢書二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宋弘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王丹　杜林　鄭均
桓馮列傳馮衍
申屠鮑郅列傳郅惲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孔奮　廉范　蘇張
朱馮虞鄧周列傳朱浮
梁統列傳冀
張曹鄭列傳鄭玄
鄭范陳賈張列傳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玄
桓榮丁鴻列傳丁鴻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度尚　楊璇
劉趙涪于江劉周趙列傳薛包　劉平　趙孝　涪于恭
班彪列傳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五倫　倫曾孫機
朱樂何列傳
袁張韓周列傳袁安　袁閎　周舉
郭陳列傳陳寵　寵子忠
班梁列傳班超

楊李孚翟應霍爰徐列傳楊終　翟酺　霍諝　爰延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王充　仲長統
李陳龐陳橋列傳李恂　龐參
崔駰列傳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章帝八王列傳清河王慶
張王种陳列傳張綱
虞傅蓋臧列傳虞詡
馬融列傳
蔡邕列傳
荀韓鍾陳列傳陳實
吳延史盧趙列傳吳祐
皇甫張段列傳皇甫規　段熲
郭符許列傳

竇武列傳
鄭孔荀列傳孔融 荀彧
酷吏列傳華宣
儒林列傳劉昆 戴憑 孔僖
文苑列傳王逸
獨行列傳范式 李善 陸續
方術列傳華陀
逸民列傳
烈女列傳王霸妻

卷十六

三國志一蜀附注

劉璋傳
先主傳
諸葛亮傳
關張馬黃趙傳關羽 張飛 趙雲

龐統法正傳龐統
董劉馬陳董呂傳劉巴　馬謖　董恢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廖立
霍王向張楊費傳張裔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孟光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費禕
鄧張宗楊傳張翼　宗預
三國志二吳附注
孫破虜射逆傳
吳主傳
三嗣主傳孫休　孫皓
宗室傳
張顧諸葛步傳張昭　顧雍　諸葛瑾
周瑜魯肅呂蒙傳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丁潘傳甘寧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呂範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虞翻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諸葛恪

卷十七

三國志三魏附注

武帝紀
明帝紀
三少帝紀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后妃傳卞后
二公孫陶四張傳公孫淵
諸夏侯曹傳夏侯惇　曹洪　爽
荀賈傳賈詡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王粲　邴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崔琰

程郭董劉蔣劉傳程昱　董昭
劉司馬梁張温賈傳
任蘇杜鄭倉傳蘇則　杜畿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任城陳蕭王傳
武文世王公傳倉舒　中山王袞
王衞二劉傳王粲
徐胡二王傳徐邈
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王淩　鄧艾
方技傳管輅
卷十八
晉書一
宣帝
景帝
惠帝

明帝
后妃胡貴嬪
何曾
羊祜杜凱
衞瓘張華衞瓘　瓘孫玠
宣五王平原王幹
王沈荀顗荀勗荀勗
賈充
魏舒李喜劉實高光魏舒　劉實
王渾王濬唐彬渾子濟
山濤王戎樂廣
劉毅程衞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和嶠　任愷
傅玄咸
向雄段灼閻纘

晉書二

阮籍稽康向秀劉伶謝鯤
郗詵袁甫
愍懷太子
潘岳
周處
趙王倫
周浚嵩馥
劉琨祖逖
陶侃
温嶠
郭璞
王湛
王舒王彬
殷浩

謝安
王羲之
朱序
殷仲堪
卷二十
晉書三
張軌
孝友庾衮
忠義嵇紹　劉敏元
良史胡威　鄧攸
儒林范弘之
文苑趙至　顧愷之
隱逸范粲　郭文　孟顗
王敦桓温
劉元海
石勒

不韋
慕容廆
符堅
姚弋仲 姚襄
姚興
慕容垂
慕容盛

曖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爲圖己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穀梁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二語。怨極姜氏。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偸鈴。爲草草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

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其叔段。以公之寤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遂基國家無窮之禍。慎之慎之。

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衞。衞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莊公也。公義在人。其可泯哉。

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一事。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段迂語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忍出諸口哉。桓四年。王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于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人臣告君自有體。然亦視其所事之君。以爲進言之法。衞州吁有寵好兵。公嬖之。石碏諫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爲此反語也。然豈可以告癡人乎。右不補一段正論于後。老成一語。將爲口實。

楚鬬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楚子不解。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曖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爲圖己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穀梁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二語。怨極姜氏。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偸鈴。爲草草結局之計。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

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其叔段。以公之寤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遂基國家無窮之禍。慎之慎之。

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衞。衞人爲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莊公也。公義在人。其可泯哉。

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一事。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段迂語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忍出諸口哉。桓四年。王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于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人臣告君自有體。然亦視其所事之君。以爲進言之法。衞州吁有寵好兵。公嬖之。石碏諫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爲此反語也。然豈可以告癡人乎。右不補一段正論于後。老成一語。將爲口實。

楚鬬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楚子不解。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

謂。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非此聰明婦人。捷悟深思。發此極婉極透之論。濟師二字。作何歸著乎。告君諷可也。晦不可也。晦可也。反不可也。人臣進言。以君之入不入爲程耳。我爲反語。以聽君之悟于不可必之天。又待一人從傍分疏焉。危矣。豈告君之道乎。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勇而無剛四字。事深情深理深。戎輕而不整一段。千古夷情。不能出此。所謂知己知彼也。彼徒我車。亦可悟古禦戎車戰之法。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顚倒人。與齊人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鬷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以怨予人。既用之弟。又用之鄰國。亦小人之雄矣。已射王中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作此瞞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司馬懿誅曹爽。車駕宿伊水。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詣行在。及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于桓公而請

弑之。羽父以求一太宰。手弑一君。而心所弑者。二君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可畏哉。公羊傳曰。公子翬諂乎隱公。自古亂賊簒弑。多從諂入。隱公無術以弑其身。亦可哀矣。然勿近諂人。止亂之道也。

桓公

鄭公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君子曰。事不近情。自宜怪而拒之。鄭爲周公祊。豈情哉。

如棠觀魚。小失也。然而不典也。故臧僖伯之諫。妙在核而詳。取郜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當鳴鼓攻之。披髮救之。核卽迂。詳卽累也。此何等事。而暇爲此迂累之說哉。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闇于裁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人也。故逐之。婦人之妒如此。隋獨孤后見羣臣有媵妾者。輒言于上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廢之至死。代人行妒。眞造化戾氣也。

鄭之與王戰也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隨之禦楚也。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蓋將有亂整兵有堅瑕。鄭計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之神。非惟整失其爲整。整且化而爲亂。妙於攻整者也。隨計在避堅趨瑕。以分堅者之力。非惟堅失其爲堅。堅且化而爲瑕。妙於攻堅者也。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使敵情在我而不在敵。只在看破一虞字。三代而後。善用兵者。莫多于春秋。善言兵者。莫妙于左氏。只講得離合兩字透明耳。

兵者不習用。不習見。又不習言之物也。棼者貴顯言之。危者貴快言之。繁者貴要言之。恆者貴幻言之。定者貴錯言之。闊者貴細言之。生者貴熟言之。其左氏一書乎。

莊公

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剝剝。說出鬼神體物之理。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何其高識也。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父讐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讐。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傳曰。諱與讐狩也。齊侯能爲其祖復讐于九世。不愛于紀侯之賢。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讐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亂乎。復讐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爲其義不可受。曰。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王姬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讐齊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郜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穀梁于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

讐之義也。

魯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于齊侯而死。彭生之手。齊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前齊姜一段公案。寃對相覿。巧矣哉。無知之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數人一時行止。便開古今兩條大路。一段大公案。

宋萬弑其君。猛獲奔衞。宋人請之。衞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此段議論。不獨明于利害。極平之言。從極怨之心出之。石勒何物。亦能以此意對祖士雅。可爲千古邊吏之法。

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君舉必書。四字悚然。使人主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

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揚雄之爲莽大夫也。息嬀哉。

閔公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及見太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可爲事君之法。及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嘆焉曰。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罕夷曰。逃。羊舌大夫曰。死。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慟。況哀怨之氣。在于一時。不足招眚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虢。何其得志于外。女戎潰內。父子

兄弟閒釀亂無已。此可爲不脩內治之戒也。

僖公

慶父通乎哀姜。閔公之弒。姜與焉。齊人殺之。千古快事。此齊桓公舉動也。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所貶在姜。則所予在齊矣。左氏謂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若曰魯則宜討之也。魯不能討而罪齊之討乎。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竇薪焉。此言外指點也。夷吾訴之呆矣。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四語志氣感應之理。既非淺人所知。而立言之意別有在也。蓋深憂晉之內亂。若曰所急有甚于此者。深識遠心。欲聽者作一轉想。不當直以其言求之。不然。不幾爲忘備者作口實乎。

晉申生之難。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二語所謂借衣者被之。借馬者馳之也。操放棄取。已具戰國策士之氣。起著有想。惜夷吾庸人。不能終局耳。

晉饑乞糴于秦。子桑請許之。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自處既高。又陰攜其民。使歸心于我。霸主作用妙矣哉。及秦饑乞糴于晉。晉弗與。慶鄭諫。虢射曰。不如弗與。夫丕豹之請伐晉。爲父讐也。虢射何爲者。無故而陷其君以不義。而怒一與國乎。秦晉兩國。非惟君不能當其君。臣亦不能當其臣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傳曰。秦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撫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飴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刑。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國破君亡。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塞責。看其苦心幹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爲始終。首教君告其民。則主于引咎而衆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則主于歸美。且教以自彊待敵之道。而衆乃說。衆皆哭乃作州兵。實實有一段處分。不獨恃其言善而已也。又皆順民心爲之。施爲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蓋亦有本而非空言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郤實實至理。使人心平氣奪。身處危辱。兩路擒縱。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反在我駕馭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彊隣。著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于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郤之才。何減狐趙。而惠公下

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亦是此意。其立言甚妙。然其心危而辭迫。所以待其君者薄矣。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猶有情理。句踐之言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盜禽獸之氣逼人。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魯人推重柳下惠至矣。賢者之于人國。豈必其身之用。而後有益于國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霸者行徑。和盤託出。可矣乎三字安頓尤妙。忍不能待。競心露于一問矣。

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

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亦是此意。其立言甚妙。然其心危而辭迫。所以待其君者薄矣。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猶有情理。句踐之言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盜禽獸之氣逼人。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魯人推重柳下惠至矣。賢者之于人國。豈必其身之用。而後有益于國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霸者行徑。和盤託出。可矣乎三字安頓尤妙。忍不能待。競心露于一問矣。

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

杞子自鄭始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勞逸賓主四字分別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辭。卻妙在鄭實不知。而弦高以犒師誑秦。示鄭之有備。天生妙人。天定妙著。天造妙文。蹇叔之言。若先設爲弦高誑秦之地。無心湊合。妙不可言。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秦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

文公

楚商臣弒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王生而以亂取弒。死以瞑爭謚。異哉。名根之于人如此。楚共王將死。自請謚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過而謚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妙也。然則古今工于請謚爲身後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戰于殽。狼瞫以斬囚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也。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養到。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彭衙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死所哉。

敗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處之。亦自高。封殽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

杞子自鄭始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勞逸賓主四字分別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辭。卻妙在鄭實不知。而弦高以犒師誑秦。示鄭之有備。天生妙人。天定妙著。天造妙文。蹇叔之言。若先設爲弦高誑秦之地。無心湊合。妙不可言。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秦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

文公

楚商臣弒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王生而以亂取弒。死以瞑爭謚。異哉。名根之于人如此。楚共王將死。自請謚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過而謚之曰共。成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妙也。然則古今工于請謚爲身後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戰于殽。狼瞫以斬囚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也。其友曰。吾與汝爲難。瞫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養到。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彭衙之役。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死所哉。

敗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處之。亦自高。封殽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

趙宣子之復隨會。不以謀臣資敵國。自是大臣謀國之心。李斯逐客書。似從此反看得之。秦人明知晉計而縱會之還。晉自譏。秦自正。秦穆心事器量。過桓文遠矣。臨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無數體面。無數精神。在此一段。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利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苟利于民。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知命二字。必如此看乃妙。

宣公

晉靈公侈。趙宣子驟諫而不入。驟諫二字。豈所以待庸暴之主乎。無術甚矣。三進及溜而後視之。畏正人惡正言。光景模寫如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正是文過拒諫口角。殺機萌于此矣。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公曰吾能改矣。遂殺泄冶。諫暴主不得其道。豈正言之不入哉。

公羊傳載晉侯使勇士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勇士曰。嘻。是子之易也。遂刎頸而死。由此一事反觀之。則專諸爲公子光刺王僚。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聶政刺俠累。持兵戟而侍衛者甚衆。皆先自處一死地也。謝安石有言。明王有道。守在四夷。何有屋閒著阿堵輩。其意豈迂哉。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蓋譏其獲于宋而歸也。華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若不解其棄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頑鈍得妙。使

其瞻乘謂之。尤爲有體。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止得尤妙。口衆我寡四字。可悟應變止謗之法。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此禍機也。神告之矣。一臠之味。染指不得。君臣死焉。豈偶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剿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縠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縠。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縠。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大夫先縠。左氏傳曰。亦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坐先縠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縠。晉不幾失刑乎。

楚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子反亦以楚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爾。兩者不幾以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彀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彀中者。宋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吳請成。范蠡提桴鼓應之曰。余雖覥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制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爲萬世用人聽言之法。今小人代其君以愎諫。于人之有言者。不察其言之有利于國與否。一切以有爲而言坐之。棄其言而錮其身。豈不爲楚王之罪人哉。

晉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問士貞伯。貞伯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看禍福分量甚精。斷人過分之想。

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寶。公室乃貧。老成人經國名言。深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洛邑曰。欲令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也。其識議俱高一層。

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國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看衆字高識。可定千古國是。孔子謂五臣盛于十亂。豈數其人哉。

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弔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哉。重爲之禮。使歸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于用人矣。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深厚久遠之言。覺知勇二字膚而近矣。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正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老成憂國。淺躁人以爲不情矣。

鄢陵之戰。晉侯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爲萬世用人聽言之法。今小人代其君以愎諫。于人之有言者。不察其言之有利于國與否。一切以有爲而言坐之。棄其言而錮其身。豈不爲楚王之罪人哉。

晉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問士貞伯。貞伯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看禍福分量甚精。斷人過分之想。

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寶。公室乃貧。老成人經國名言。深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洛邑曰。欲令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也。其識議俱高一層。

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國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看衆字高識。可定千古國是。孔子謂五臣盛于十亂。豈數其人哉。

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弔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爲君子哉。重爲之禮。使歸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于用人矣。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深厚久遠之言。覺知勇二字膚而近矣。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正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也。老成憂國。淺躁人以爲不情矣。

鄢陵之戰。晉侯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史懷卷二

春秋左傳二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祁奚舉其讎。又舉其子。吾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讎而後舉子。此其所以信于君與友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之。絳授書僕人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絳之授書。知明主可爲忠言也。豈待士魴張老之止哉。晉侯讀其書。跣而出。何其遽也。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兩語並說。又寬重有體。

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作一未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閒光景妙絕。乃詳言后羿遊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戎之旨何關。深厚婉至。告雄主之法宜如此。語不及和戎。晉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頭人。深思領會。一語寫出。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情。太王制狄人。漢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穡人成功。此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民牧。趙充國屯田備羌意也。既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蓋用和爲戰守也。魏絳眞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草偸安。言言有主張。事事有顚末。其引后羿虞箴告其君者。將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爲此杜其萌也。可謂知本矣。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祝盤庚于西門之外。世閒最倉遽之事。孰有過于救火者。樂喜始終處分。妙在極細極詳極迂。蓋倉遽之事。有卒而應之。反亂而無益。閒而應之。反整而有緒者。此類是也。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焚書于倉門之外。衆乃定。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者而後爲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爲載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于子產而子孔聽之。此國體也。

士鞅論欒氏之亡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庇汰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欒盈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救于欒氏之亡者。黶之報也。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師慧。師曠之流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

惜哉。觀其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不平者也。無人焉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

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勿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此人亦自高識。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弗受可能也。弗受後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一廉字便足自了而已。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謳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高識之人。以國體爲重。匡救于事前。而彌縫于事後。意各有在。所全者大。所防者微。豈暇置人我德怨于其間哉。若奎之戰。郤獻子聞韓獻子將斬人。止之不及。命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非惟有心。且覺不情矣。乃知人臣不任德于己。而專務掩人之失。固是佳事。然在眞心爲國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欒盈之亂。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祁奚果乘驛見范宣子而免之。蓋君所愛者。其人與言輕。君所敬者。其人與言重。自然之理也。士君子交遊人品所係。固不妄依人以求免。卽以身家利害論之。比匪人者何必遂免于禍。託正士者何必不爲福哉。苟非有識有骨。未有不兩失者也。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若此母者。所謂自爲謀則過。其爲羊舌氏謀則忠矣。固當取其識而置其妬。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于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斂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之道。必出于亂。予嘗謂治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之道。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今人見廉吏。則以爲迂爲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觀樂王鮒權取魏氏。及羊舌鮒爲晉歸季孫始末。雄詐過人。眞小人之才也。其後二鮒皆以墨敗。或其欲之未厭。有以致之。此亦其上之過也。大抵使貪之道。必先使之不貧。而後其才能爲國用。宋太宗有言。措大眼孔小。予十萬錢。塞破屋子矣。漢陳湯才略勳名。蓋一時。而以貧故。至代人草奏。卒以不振。君若相使之至此。亦可謂不爲國愛才者矣。若既富而又不悛。則權其功罪情法。以爲賞罰。乃馭下之道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觀此語。杼弑逆之謀已見于天下。雖公綽廉謹之人。亦能知之。不爲棠姜明矣。特借姜爲釁耳。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觀此情事。杼蓋用其妻啗公以行弑也。杼之謀。其妻共之矣。

吳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兄弟迭爲君。而攻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于余身。諸君之義如此。夫人而可使爲讓也。若夷昧之後。季子儼然遂有吳國。亦何以爲季子乎。故曰。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擇人。其効至于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爲怨。而所好者不以爲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人不可以無識也。

季札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光景。舞象箾以下語便着實。歌屬聞。舞屬見。聞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慧不必言。其愼如此。

子產爲政。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二事動衆招謗。凡民心口。固不足撓任事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又以極平極靜出之。非一切躁刻人可借以行其臆也。然觀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以族大寵多。則此言亦多起于巨家毫猾。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之得布其手足而需之歲月。以有子皮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

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是作文絕妙行徑。非有至性有奇趣人。不能知之。

昭公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拘儒不

吳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兄弟迭爲君。而攻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于余身。諸君之義如此。夫人而可使爲讓也。若夷昧之後。季子儼然遂有吳國。亦何以爲季子乎。故曰。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擇人。其効至于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爲怨。而所好者不以爲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人不可以無識也。

季札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光景。舞象箾以下語便着實。歌屬聞。舞屬見。聞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慧不必言。其愼如此。

子產爲政。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二事動衆招謗。凡民心口。固不足撓任事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又以極平極靜出之。非一切躁刻人可借以行其臆也。然觀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以族大寵多。則此言亦多起于巨家毫猾。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之得布其手足而需之歲月。以有子皮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

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是作文絕妙行徑。非有至性有奇趣人。不能知之。

昭公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拘儒不

知。

子產之誅公孫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得心死。很甚快甚。不很不快。可爲除惡人之法。

叔向與晏嬰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叔向亦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夫齊之由姜而田也。晉之由姬而韓魏趙也。此戰國之形也。春秋時兩國之君不知。而其臣皆知之。其臣知之。不能使其君爲之所而私相言之。哀哉。

鄭鑄刑書。叔向以異國之臣。詒書子產。規其失。此一段交情忠告。後世行不去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二語。人未說及。卻是至理。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敖辟。可見凡有禮于人者。皆其高于自處者也。彼侮人者自處何地。自視爲何人乎。

鄭伯有爲厲。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卽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捷至深。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不自一事止也。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

周廿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閻田。天王

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爲勝負得失。紀綱二字。不復言矣。謂周之弱。不弱于封建。吾不信也。

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古小人未有不工于中其君。而能爲所欲爲者。此何等小術。而能使元公以寵易殺。又非柳之工。而元公之太易與也。

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爲在後引祈招詩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冷冷王之氣柔而心開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驁主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靈王暴侈。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內治不脩。此晉霸之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爲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況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怨。齊人驕。魯人怠。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于此多少苦心。卽彌縫支吾。猶懼不及。而叔鮒以貪聞之。求貨于衛。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

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而歸之。惠伯復不欲私去。欲得盟會而後見遣。蓋反挾之也。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小人偏有用處。器使之妙。妙在用詐。腐人不知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

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感恩知己。小人不情。面目如生。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正少一叔魚不得。及叔向三數叔魚之惡。而以歸魯季孫爲惡之一焉。所謂賞其功而惡其心也。蓋兩得之矣。

讀古今讒人之言。未有不使之憤者。豎牛費無極之言。吞吐操縱。讀之反使人笑。況當時聽者乎。此所以爲讒人之雄也。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克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服數叛。數討。幾如是而國不敝。孔明服孟獲七擒七縱。南人不復反。而後舍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此法。蓋老成謀國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也。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也。小國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

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猶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憒憒倔彊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測耳。及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冥悍人借

口不得。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巖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無一字不是遊戲。人知其淡言解紛。滑稽妙境。不知全以骨力出之。愚嘗謂子產內治亂國。外禦彊隣。其舉動議論。庶幾于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卽以此數端定之。

子產之救火也。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此禹治水法也。非大悟人不能參之。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霸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無極一言。楚數世之禍。然其說卽晉處申生故智也。覆轍在前而不能識。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更廣。局勢廣。則其藏姦愈微而不覺矣。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嬖婦。及老。託于紀障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莒。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志一而氣從。誠至而才從。人定而天從。異哉。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手刃讐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女子。興國爲讐。而其事卒濟乎。以一老女子興國爲讐。而其事卒濟。國亦何所不當備哉。

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辭而免之。可見處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恃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勉爲正哉。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水弱多死。然則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寬而能使民無死地。惟有德者能之。此寬之所以難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韓信出背水陣意也。然非重恩誘于前。嚴法驅于後。則亦未可輕言。

臨難不避而有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之外故也。魯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婼。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脅人以死者。爲死之足畏也。世有眞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脅之者哉。在晉。吏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此澹臺斬蛟投璧之意。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識度如此。可將可相。可將可相。所以不可死不可辱也。

九月己亥。公孫如齊。次于陽州。季氏得政得民久矣。昭公非惟無去之之力。與去之之才。亦本無去之之心。代爲其臣報怨。而以其身徇焉。子家羈所謂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是也。自始至末。季

氏節節皆姦。公節節皆庸。臣益密而君益疏。臣益黠而君益騃。乾侯之辱。非不幸也。國有大蠹能去之。上也。不能去而置之。彼猶惴惴焉負一可去之罪。而有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不可去之形。乃始肆然無忌而爲所欲爲。庸君舉動可勝嘆哉。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過未成而諫者先頌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醉飽之外。不加一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矣其愧。代爲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定公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自古亂國弱主。往往爲叛人窺破。出入無忌。豈朝夕之故哉。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鮑文子曰。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虎之請伐魯。人知其讐魯而不知其敝齊。亂人一言而禍兩國。文子一言而破之。使其投足無地。快哉。眞謀國之人

也。觀孔子墮成誅少正卯。不可謂非英雄手辣。三月而治功成。必先有此一番迅利舉動乃可。

哀公

吳赦越未爲大失。但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覺此時無歸着耳。且其意不出于哀矜而出于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于赦越也。若赦越之後。脩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此夫養致敗定案也。于赦越何與。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王生舉一讐而爲其君得一死事之臣。然張柳朔于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矣。

吳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狃魯之叛人。亡于吳者也。亡不忘君。視陽虎奔齊而請伐魯者何如哉。或言不狃之叛。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召。未必無意。

吳師克魯東陽。獲公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蓋謂其能俱死耳。于敗之中。看出一勝局。固聰明之主也。國能用人。人能同心。雖敗猶足以威敵。可不念哉。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諫。對曰。懼先行。懼先行三字說得可畏。卽杜甫詩所謂受諫無今日也。千古亡國喪家之人。不得先聞其過者。皆爲此三字。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蓋敵彊而近。與我同欲。敵雖未至。先有折而入于敵之形矣。漢中行說曰。匈奴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然夷狄與中國同欲。弱則爲中國所制。彊則因以窺中國。五胡之于晉。金元之于宋。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得所欲。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于吳是也。遠近之勢異也。此子胥之所以懼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子路之辭。乃其所以取信于小邾之本也。小邾亦知子路之不可而故請之。傲之以其所難。大國多欲。豈不爲小國所弄哉。

齊陳恆弒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衆者乎。且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爲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也。

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曰。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看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似爲此信字補一注腳。

又作國語曰。外傳。其事辭自隱公而上之。探本之言。其感深矣。

惠王三年。三大夫出王而立王子頹。子頹飲三大夫酒。樂及徧舞。鄭伯見虢叔。謂子頹樂禍。禍必及之。而曰盍納王乎。妙在以此段議論作納王機緣。見子頹之不足戴。而使人一意于王。無生疑懼。此王之所以得入也。乃是定難應變妙手。若專料子頹之敗而無益于王。則其言亦有何關係。

周之衰也。猶能舉先王舊章。以折有功之彊國。如請隧一事。晉伏不敢動。此爲國以禮之効也。然亦知晉文公創霸。本以尊王一字。招號天下。請隧無王。一經點破。遂失其所以創霸之具。而奪其招號天下之名。晉不得爲晉矣。宜其心折氣餒而帖然退聽也。

單子謂齊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愚謂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闡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著述。往往有之。可不慎哉。

單襄公謂晉悼公其行也文。歷數其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而曰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以十一善而祇足了文之一字。文豈易言哉。經天緯地曰文。從來訓詁。未有若此明盡者。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又曰。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又曰。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龢也。和龢者。形與物相安之謂也。器小受大。物過于形。滿則溢。傾則危。凡事皆然。孔子所以致感于欹器也。大哉言乎。天人消息之理。不出此一事一言得之。

又作國語曰。外傳。其事辭自隱公而上之。探本之言。其感深矣。

惠王三年。三大夫出王而立王子頹。子頹飲三大夫酒。樂及徧舞。鄭伯見虢叔。謂子頹樂禍。禍必及之。而曰盍納王乎。妙在以此段議論作納王機緣。見子頹之不足戴。而使人一意于王。無生疑懼。此王之所以得入也。乃是定難應變妙手。若專料子頹之敗而無益于王。則其言亦有何關係。

周之衰也。猶能舉先王舊章。以折有功之彊國。如請隧一事。晉伏不敢動。此爲國以禮之効也。然亦知晉文公創霸。本以尊王一字。招號天下。請隧無王。一經點破。遂失其所以創霸之具。而奪其招號天下之名。晉不得爲晉矣。宜其心折氣餒而帖然退聽也。

單子謂齊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愚謂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闡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著述。往往有之。可不慎哉。

單襄公謂晉悼公其行也文。歷數其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而曰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以十一善而祇足了文之一字。文豈易言哉。經天緯地曰文。從來訓詁。未有若此明盡者。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又曰。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又曰。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龢也。和龢者。形與物相安之謂也。器小受大。物過于形。滿則溢。傾則危。凡事皆然。孔子所以致感于欹器也。大哉言乎。天人消息之理。不出此一事一言得之。

魯語

魯饑。臧孫辰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辰也備卿。辰請如齊。議事之人。卽以身任事。毫無趨避。可爲人臣事君之法。

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乃舍之。人臣于君。拚得一死。何事不可爲。況未必死乎。內傳載宣公與莒僕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不知里革此舉。所助實多。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蓋由前更書一事。爲之君者有以養其氣也。公使有司藏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尤事君居要之語。

里革論泗淵一事。虞衡月令本末犂然。乃知春秋士大夫進諫于君。雖極小事。皆有一部掌。故詳確有據。非自騁其辨博。正尊其所聞。以明不敢欺也。實臣子恪愼之義。爰居止魯東門。展禽以爲海將有災。海之鳥獸。知而避之。臧文仲命國人祭焉。執政者有此舉動。豈不乖張可笑。此不博之故也。事君者安可以不學。嘗誦子產之論實沈駘臺。郯子之論官。史墨之論龍。見舉遠抉幽。如探囊得物。愧文士虛過一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公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憤中諱語。口角如生。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雖怒責其子。然小人哉睹

父亦隱然見于言外矣。孟嘗飯客。有一人背燭光。客疑飯不均。不食而去。孟嘗自起持其飯比之。客聞。慚而自殺。以一齷之故。使母逐其子。國去一大夫。舉朝紛紛請復。不知睹父此時何以爲人。吾以爲善愧人者。未有很于文伯之母者也。唐武后有言。招客亦須擇人。又何其省也。高識哉。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男死之。今吾子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搥胸。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此母之爲其子愛名。有甚于哀其死者。人生最不可禁之情。惟名心足以禁之。名之於人何如哉。然愛其子之名。乃深于愛其子者也。崩摧中一部禮經出其齒頰。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學問。愼終二字。足以當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博物固聖人餘事。春秋之吳。以夷持之。其君好問。一至于此。以至陳則肅愼之矢。楚則商羊萍實。遣使遠問。夫子至是邦也。必聞其政。其故可思而得之。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恭之義主于虛。馬父從恭字看出滿字。甚深。蓋由景伯看恭字太淺耳。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若必治國家者。一語兩言之。情辭篤至。感動人主。全在于此。人臣告其君。其文有必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

善制人者。不與人同其所恃。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齊所獨恃也。齊有所獨恃。而後天下失其所恃。天下失其所恃。而齊始勝天下矣。三代之兵。主于不可敗。而齊主于不可不勝。遂開商韓一切功利之教。速得志三字。霸者君臣熱中精神。一一寫出。無遁情矣。

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衰差也。卽後世方田之意。立五屬大夫于其屬。有慈孝拳勇之類及反是者。必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卽商君爲什伍相司收連坐之意。至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則幾于刑措矣。又何必設爲降敵之罰哉。蓋齊中國也。去古法近。故可以管子之法治之。秦戎翟也。古法壞盡矣。故必以商君之法治之。

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令曰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者也。

善制人者。不與人同其所恃。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齊所獨恃也。齊有所獨恃。而後天下失其所恃。天下失其所恃。而齊始勝天下矣。三代之兵。主于不可敗。而齊主于不可不勝。遂開商韓一切功利之教。速得志三字。霸者君臣熱中精神。一一寫出。無遁情矣。

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衰差也。卽後世方田之意。立五屬大夫于其屬。有慈孝拳勇之類及反是者。必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卽商君爲什伍相司收連坐之意。至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則幾于刑措矣。又何必設爲降敵之罰哉。蓋齊中國也。去古法近。故可以管子之法治之。秦戎翟也。古法壞盡矣。故必以商君之法治之。

欒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觀此言則死節乃極尋常事也。古忠孝之人。視死節爲尋常。故慷慨從容。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有能死者哉。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兆曰。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又曰。滅其父而畜其子。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牀笫之禍。幾于亡國。人以爲嬖寵之由。乃從恩怨報施之道斷之。出尋常理數之外。然幻而確。微而著矣。

史蘇之言曰。妹嬉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一聖一賢。與嬖寵並論。忠臣苦口爲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爲吾敵。不知其爲聖爲賢也。似從逢干夷齊口中出之。

郭偃論驪姬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蓋言其事之不成也。自古亂賊嬖倖寇盜夷狄乘釁而起者。不必其有成。而皆足以爲亂。有國者備其足以爲亂者而已。豈必計彼之成不成哉。

申生始終只一迂而不知變耳。驪姬謂優施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又曰。甚精必愚。情而易辱。愚不知避難。申

生作人之實。與其所以可殺之道。被此一輩亂人看破久矣。自來小人之敢于害君子。其故多坐此。此伍胥之剛戾忍詢所以不可死也。

優施教驪姬譽申生之能。與晉國之利。語語爲獻公伏一死地。人之畏死。有甚于愛其國愛其子者。微哉。千古讒鋒如此。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此千古篤友人也。不知自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每誦此語。悠然言外之感。覺耳目之前俱若無人。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引咎一語。大臣哉。使人忘其不學而服其識。

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難。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漢吳王濞反。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用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其言皆有至理。使千古亡國之臣。死有餘愧。然黯之言正而盎之言諂。言有正而實諂者。意各有在。不可不察。

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鼠鼠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奇想奇論。無聊之情。自當求之言外。竇肇借之。成一段極正之言。所謂發乎情。止乎理。英雄憂生之感。臣子告君之道。各不相悖也。

知果之論知伯瑤也。曰。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知宗必滅。不仁之能滅宗。人知之。五賢之能滅宗。人不知也。古滅亡之人。豈皆庸愚乎哉。

戰守以人和爲本。人和在于擇吏。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屬以保障。誡襄子曰。晉國有難。必以爲歸。其後知氏之難。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曰。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可是臨事而求。將不若無事而擇吏也。自古邊患之生。十九起于苛政。漢世守令卽爲將帥。使治民安邊合爲一事。而出于一手。誠良法也。

鄭語

史伯之論周幽王也。曰。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從來論和同者有之。未有以天地生物之理明之者。一言而氣運之汙隆。人事之始終備焉。觀晏子之論。旨廣而意危矣。

楚語

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

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見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摒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一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使相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寫鬼神之情與祭祀之理。未有如此精核者。說覡巫祝宗。歷歷有據。事所必有。皆非理所本無。其大旨盡于神人不雜四字。卽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然不讀此。不知孔子之言用廣而義深。

楚白公之亂。葉公能料于事前而定于事後。知難而進。成功而退。其于爲人爲己爲國。始終之義盡之矣。

其言曰。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思舊怨以脩其心。非子職之其誰乎。蓋謂費無極輩已死。白公積怨無所雪。而一發之于子西。此情所不宜有而勢必所至。何其言之透也。

吳語

吳晉會于黃池。越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區區猶欲與晉爭一歃之先。其騃極矣。然夫差此時外對彊敵。內有大亂。猶能整兵以待。意氣不亂。辭令如故。不露危敗之形。其膽亦自過人。其失在忘越患而舍其國都。以從齊晉于艾陵黃池之間。所謂魚脫于淵。不在戰之勝與不勝。盟之先與不先也。

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此吳楚夙世寃。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對以知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讐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與友如此。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皋如進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此所謂越王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者也。不知謀者羣臣而斷者王也。

王乃入。命夫人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斧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一戰而天地人之理備焉。古人不輕言兵如此。王不聽。伐吳不勝。棲于會稽。使蠡不能早見于事前。而徒與庸種諸謀臣補救于會稽之後。亦何以爲范蠡也。

越滅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文種祝越王之詞曰。王不忘臣。臣敢盡力。二語可憐。兎死烏盡之悲。隱然言外。庶幾其保全以有終耳。然以此望烏喙之主。自是癡心。此范蠡五湖之去。超然出種輩之上也。

史懷卷四

戰國策

西周

周至春秋與列國匹。戰國之周。不可爲國矣。然而不亡以至于戰國者。何也。天下欲起而亡周與存周者。皆不必有其實。而皆足以爲名。則天下何利于亡周。周最之言曰。攻周不足以爲利而聲畏天下。周之弱。周之所以不亡也。

善息一語蘇厲。教白起勿攻梁者。以爲周也。然千古智人所以全身全名者。其道不出于此。戰國策士之說人也。說行而所說者之利害不計焉。說行而其言利于所說者。此類是也。蘇代蘇厲。周人也。其存周處甚多。周亦賴之。君子猶有取焉。

東周

君將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施于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杜赫此語。蓋千古勢利到家之言。不必且爲大人一語。揣摩極工。心目極捷。戰國人習尙伎倆盡于此矣。

秦

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彊。抑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合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後之合從。非其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于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期年。以說六國云爾也。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期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

張儀于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于儀者莫如以商於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于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于秦而取償于齊。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于軫之策用其一。何至見欺于儀。楚不見欺于儀。則儀之託于秦。與秦之所賴于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于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于軫。此軫

與儀之所以兩立于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甘茂爲秦攻宜陽。恐樗里疾公孫衍間之。至要王爲息壤之盟。所謂未有讒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也。及攻之三鼓而卒不上。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不拔。公孫衍樗里疾塞我于內。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則內有讒間。又安知非以堅大將之志而成其功乎。然息壤一盟。所賴實多。設一必信者主于上。而又置一相間者伺于傍。間不勝信而足以相仗。則人主用能臣之資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六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夫合從。大事也。天下之士。至衆也。而三千金足以鬬之。士賤如狗。秦已看破。卽從不散。何損于秦。然六國君臣。亦何使士之窮而饕至此乎。秦一國耳。能以三千金鬬天下士。天下之爲國者六。獨不能先其未鬬而收之乎。秦非惟料士之賤而易于取。亦已料六國之慳而難于予矣。

兵家只情形兩字。參得入微。當機自不犯手。武安君之自道其伐楚也。曰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此主反爲客之勢也。自道其伐韓。則曰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

鋒。二軍爭便之形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魏。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此合反爲分之形也。

長平之後。秦失亡趙之機。趙懼而秦驕。自無勝趙之理。秦王自請白起伐趙。起不肯行曰。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謀國之忠。料敵之明。盡此數語。應侯必欲誅起而無名。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暗刺應侯之心。尤爲微中。又曰。忠臣愛其名。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不覺說出本心。杜郵之劍。起明知之而甘受之矣。伐趙不行。與行而無功。皆足以成應侯殺起之計。而國事不問焉。吁。千古而下。爲應侯者何患無人哉。

韓非斥秦之謀臣不盡其忠。遺恨于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者三。而于長平之役。秦之釋趙。使趙得退而脩備自立。尤深致意焉。不知白起已先言之矣。其言曰。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彊。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亡。言言皆韓非之指也。使起不先言之。論秦事者不追咎起之疏哉。

邊吏浚民膏。損軍實。以餽遺權倖。非惟爲邊患不細。亦足傷忠臣清疆任事之心。而爲庸人養交欺蔽之地。然其來久矣。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或謂王稽曰。君胡不賜軍吏乎。稽不聽。軍吏窮。果誣以反。杜預伐吳。數餉遺洛中貴要。人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以預名德元勳猶如此。況其他哉。亦可憐矣。

齊

章子以不欺死父之故。能使齊王必其不欺生君。士固有忠而見信者。諸葛瑾仕吳。不彊其弟亮背蜀。吳大帝以此信瑾之不背吳。皆可爲忠信之勸。

鄒忌衣冠窺鏡。問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不知其妻之私己也。問于妾則疑之矣。其妾美之。不知其妾之有求于己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非惟疑之。且信之矣。暮寢而思之。大有悟頭。入朝而見王。言其蔽大有作用。王曰。善。下令求言。曰受上賞。曰受中賞。曰受下賞。與私我畏我求我三段。暗暗反應。轉境甚妙。千古臣諂君驕。興亡關頭。從閨房小語破之。快哉。令初下。羣臣進諫。數月之後。欲言無可進者。是受諫者絕妙結局。

楚軍之法。覆軍殺將者。賞極于令尹。昭陽已爲楚令尹。伐魏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得以蛇足之說止之。可見國家有事。人臣勳名已極。封賞已盡。其人多不可復用。何也。功不成則喪其所有。功成則不能加其所無。有生之樂。無死之憂。此田單攻狄之形也。況賢不如單者乎。

齊將封田嬰于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爲嬰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夫齊之裂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此言有至理。卽尾大不掉枝大披根之說。齊田氏。魯三家。晉六卿。其驗也。使齊王聞此。當不敢封嬰于薛矣。

田文嘗諫其父靖郭君嬰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世矣。門下不見一賢者。蓋進之以好客也。然孟嘗君客

三千人。止得一馮煖。始似不甚知煖。使有彈鋏之歌。煖之報孟嘗君也。爲之營三窟。使齊梁交重之。齎黃金相印而已同其利焉。如是而已矣。嬰之客齊貌辯也。忘其人之多疵。門人證之勿聽。其子文沮之勿聽。曰。剡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知之何其確而任之。何其專也。及宣王薨。閔王立。靖郭之交。大不善于閔王。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公往必得死焉。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至其見閔王也。其一言王爲太子時。辨勸嬰廢之不聽。其二言楚昭陽以數倍之地易薛。嬰不肯。凡所以爲靖郭君者。無一步不自處死地。由此觀之。則靖郭之客貌辨。置其心于毀譽之外。固非孟嘗所及。而貌辨之所以報之者。投其身于生死之中。去馮煖遠矣。戰國之士稱孟嘗好客者。孟嘗之客三千人。而其父不三千人也。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教之以後起之藉。遠怨之時。其大指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全是老氏退一步之法。蓋其學于鬼谷者如此。由此觀之。則道德之意。不惟通于申韓。且通于孫吳矣。蘇秦之說秦惠王也。言戰之利。其說齊閔王也。言戰之害。蓋惠王主賢而國實。正當後起遠怨之會。閔王主驕而國敝。適犯先天下而主怨之形。戰不戰各有所宜耳。且秦不生戰國。親見戰之苦。其言不能痛悉如此。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王孫賈之誅淖齒。立齊王。其母倚門倚閭之言激之也。其

意在不得齊王則不歸耳。今人以此爲母望子歸之言。作兒女子私情視之。失之遠矣。

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濟水。有老人涉濟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雖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救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齊王忌田單而欲圖之。此密事也。他人不聞而貫珠聞之。爲貫珠者危矣。乃既自全又全單。既全單又廣王之意。而爲之收譽于民。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大哉言乎。所以處王者體面地步甚高。非惟爲君。爲大臣者尤當知之。爲君而妬其臣之善者。自同于臣者也。爲大臣而妬小臣之善者。自同于小臣者也。非高于自處之道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威后曰。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知本哉。又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三問發端甚奇。而心亦甚熱。又

問於陵仲子尙存乎。是其爲人。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此一問膽識尤自過人。卽韓非所云太公誅華士者也。名法家學問。從何處得之。君王后事秦四十年不被兵。人以爲齊亡于此。不知君王后內治視趙威后何如也。

楚

江乙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上語易見。下語難知。深思而善用之。馭下之道。不出此矣。蘇子謂楚王曰。人臣莫難于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沙丘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于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進賢之難。人知人。進賢之難。難于爲主死。爲主辱。洞見至隱之言。人未道及。由此觀之。人臣妬而不進賢。雖爲主死。爲主辱。不足以贖其誤國之罪也。況庸庸者乎。

趙

智伯請地于韓。韓與之。請地于魏。魏又與之。韓魏滅智伯之志。定于與地之日矣。韓魏志在滅智氏。而不欲爲禍始。知智伯之欲必不能得于趙。而趙襄子君臣之不足以辨智伯。待趙之起而韓魏應焉。趙亦恃韓魏之陽合于智伯。而陰欲亡之也。故果于拒智伯之請地。而無所忌。張孟談之約韓魏。其綠索呼應久矣。用趙以滅智氏者韓魏也。蘇秦所謂後起之藉。韓魏得之。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箘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于牆。寓兵于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脩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嘆也。陶侃竹頭木屑。猶師其意而爲之。

從古將興之國。與將亡之國。皆各有一種奇人生其間。張孟談既約韓魏之君。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孟談亦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智氏有過。趙有孟談。其心目靈警。眞是犯對。孟談之言用則爲襄子。過之言不用則爲智伯。臣能當其臣。君不能當其君。故成敗異耳。今謂興國之必有人。而亡國之必無人。豈不誤哉。當智伯從韓魏圍晉陽城且下。郄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城降有日。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智伯以告二君。其庸淺已可笑矣。二君趨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神識徵驗。一至于此。而猶不能悟。豈非亡國之主。禍來神昧乎。

武靈王胡服之令。行于公子成。又行于周紹。成叔父也。而紹太子之傅也。猶以體貌諭之。趙燕臣隸也。則曰寡人胡服。子弗服也。逆主罪莫大焉。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直劫之以刑矣。

蘇代說奉陽君。天下事秦有六害。皆不利于趙。而皆以君不得陰一語收之。事秦之利害。不在天下。不在

趙。而決于奉陽君之得陰與不得陰。可見戰國之士。不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雖有一片爲國眞心。安能行其說哉。探得權貴人身家之便。而微中之以行其說。而後己之身家利焉。又不獨戰國之士也。然則人臣事君。探人主喜怒者。固落第二義矣。

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曰。其子之肉而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以樂羊之才之功。事魏文侯有餘。何必食其子而後爲忠且信。效易牙之所爲哉。覩斯贊一語。勝滿篋謗書矣。且質其生子而置之不顧。可也。子已死而啜其羹。何爲者哉。此可爲人臣殘忍求信而取疑者之戒也。

秦敗魏于華。魏王且入朝于秦。周訢止之。不可。支期止之。不可。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于應侯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支期恐長信侯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入見王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于應侯矣。一魏王也。長信侯欲使之入秦則入秦。欲止則止之。權貴人市其主之身。試于不測之地。以媚于彊國之臣。則亦何所不至哉。魏王行止。外聽于應侯。內聽于長信侯。然能使魏王不入秦者長信侯也。能恐長信侯。使自首其使魏王入秦之情而又能止之者。支期也。線索機關。已被支期點破。而千古庸君不悟。猶以其身供權貴人一擲。

悲哉。

郭隗論致士。請先從隗始。其主不以爲嫌。而隗亦不自爲嫌。眞心謀國人。自無形迹可避。

蘇子始爲燕說齊伐宋。非讎宋也。齊伐宋。宋急遺書昭王。使之取秦窮齊以釋宋。非德宋也。齊力未敝。則使之伐宋以敝之。齊力既敝。則與秦共承齊之敝。承齊之敝。乃說齊伐宋之本謀也。次第先後。自是如此。其意原不在伐宋與釋宋。在爲燕謀齊耳。戰國策士中。忠于爲一國者。如蘇氏兄弟之于燕是也。

悲哉。

郭隗論致士。請先從隗始。其主不以爲嫌。而隗亦不自爲嫌。眞心謀國人。自無形迹可避。

蘇子始爲燕說齊伐宋。非讎宋也。齊伐宋。宋急遺書昭王。使之取秦窮齊以釋宋。非德宋也。齊力未敝。則使之伐宋以敝之。齊力既敝。則與秦共承齊之敝。承齊之敝。乃說齊伐宋之本謀也。次第先後。自是如此。其意原不在伐宋與釋宋。在爲燕謀齊耳。戰國策士中。忠于爲一國者。如蘇氏兄弟之于燕是也。

史懷卷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

太史公五帝本紀贊。不作一了語。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運筆虛活承轉處見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使人讀未終而先得之。其引證原委。又似歷歷有據。正其不敢自信處。蓋多聞而後能闕疑。多見而後能闕殆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尤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記要領盡此矣。

周本紀

古公是古今第一知取舍人。和戎之說。實自古公啓之。土地重于財物。則畀財物。人民重于土地。則畀土地。然狄人能舍財物而欲土地。其取舍又自不凡。蓋亦漢世冒頓之流矣。遷岐後。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居之。作百官有司。民皆歌樂之。用夏變夷。千古特識特力。周有天下。定于此矣。古公立季歷以傳昌。積德累仁。使子孫得待時乘勢以有天下。此亦開國立家至情。初無損于古公。故翦商之說。周人自道之。初不爲其祖父諱也。而後人乃屑屑焉代爲之諱。不亦多事乎。是欲使前而古公。後而武王。與文王同一行徑而後可。此古聖賢必無之勢也。孔子論周之至德。自太伯文王外。不彊及其他。嗚呼盡之矣。

羑里之囚。閎夭之徒患之。用美女文馬。因嬖臣獻紂以贖文王。處昏暴之君。不得不如此。是亦臣子至情。所謂巽以濟蹇也。且救君父而又爲百姓去一炮烙之刑。豈可以其出于美女文馬而不爲功哉。齊世家謂其本謀出太公。尤爲得之。

秦本紀

秦之先蜚廉惡來父子。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誅惡來。是時蜚廉爲紂召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此千古義人也。嬖倖之臣豈可易言。晏子曰。國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若蜚廉者。可謂無負于私暱矣。欒布反命。祠彭越頭下。差有此意。嗚呼。後之以忠義自命者。其于故主存亡之際。視蜚廉何如哉。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五歲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魯豎牛爲叔孫氏廢二子而立昭子。然討豎牛者卽昭子也。三父爲秦殺出子而立武公。然討三父者卽武公也。假手藏機。天人之間。妙有微意。使二人枉作賊臣。巧哉。若討賊出于他人。則尋常矣。凡報施之尋常者。皆不足以警頑悍之人也。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其妙在于用譎。譎則譎矣。然從一片求賢苦心出之。其取由余于戎。

亦略祖此意。及得奚。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常困于齊而乞食饘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奚之于蹇叔一一從識上看出。可謂觀其大者。繆賢于藺相如。亦以此得之。秦君臣如此。所以霸也。

舉大事以人心爲本。雖作不順。亦恆藉民心爲之。晉殺丕鄭。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誅大臣是動衆事。而反以此察其民之調。看得甚妙。司馬懿誅曹爽何鄧而民安之。只是得民耳。田恒亦用此取齊國。有民而使人得之。藉吾民以爲所欲爲而國亦從之。可不畏哉。

由余入秦。秦繆公問以中國詩書禮樂法度。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狄不然。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此種議論。全是一部莊子學問。大旨在簡易以便民而勿彊之。其用意自妙。而商君遂醜詆先王之法而破滅之。以爲其所爲。秦以富彊兼天下爲皇帝。不知秦之所以帝。正秦之所以亡也。蘇軾謂先王制禮。莫不近于迂闊。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秦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恥于無禮。又云。秦變篆書爲隸。簡策爲紙。簿書繁多。吏不能究。姦人有以厝其手足。如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道無由。簡易之流弊一至此。思深哉其言之也。由余之論。一變

爲商君。申韓原于道德。豈不信哉。太史公推言之。蓋有深感矣。

秦始皇本紀

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禦其上者。由恐懼生蒙蔽。由蒙蔽轉入遊戲。名法之效。以遊戲終。而國隨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太史公之傳酷吏也。曰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近于戲矣。蓋以此爲漢用酷吏效驗結局也。吁。得之矣。

始皇用衡石量書。太史公曰。貪于權勢至如此。用貪字易卻勤字。用權勢字易卻政事字。洞見深文。後之史官。無此眼。無此手。博浪之椎。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此自子房高手。二十六年。墜星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秦法如此而猶有不到處。智力其可專耶。至平陰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則法之所加。人不敢開口。鬼弄之耳。

以秦本土崩。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固彊兵之餘效也。然秦隨以亡。民動盜起。徒恃力足以勝之。勝之而無補于亡。況後世承平之後。兵無可恃。勝之亦不易乎。

項羽本紀

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爲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然列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于破秦濮陽。項羽之分。止于西入關。梁濮陽以後。羽入關以

後。著著皆錯。分止于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

梁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非有兩段大喜略知其意。自然不可竟學矣。妙解難與人言。

陶元亮讀書。正用此法。

戮會稽守通一事。與陳涉田榮起手略同。庸人不能爲。帝王不屑爲。眞羣雄局面也。

陳嬰之母。止其子勿王。以讓項梁。然其識力。殊不在此。在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數語說得有權術。是世上第一占便宜人。沛公之起。蕭曹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二人安身立命。全是此一段主意。

楚懷王用宋義爲卿子冠軍。直以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一語破的耳。義謂項羽曰。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飲酒高會。驕惰甚矣。何以責項梁也。留安陽四十六日不進。胸中原不能辨耳。承秦之敝。語似可聽。然實無所見。不過戰國鷸蚌舊話而已。承平日久。人不習兵。倉卒求一將。無從摩娑。聞一言之近似。卽以爲能。不考實慮遠。漫然授之重任。古今用人。往往如此。

信陵竊符。救趙破秦。已竊符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項羽殺宋義。救趙破秦。已殺宋義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也。何也。無退步也。善爲必勝者不留退步。

沛公謝羽鴻門一事。其間機緣所湊合。有少一人不得。省一步不得者。節次所布置。有多一語不得。錯一着不得者。項伯夜告張良。天送一項氏人與沛公及良用也。良入告沛公。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立言之妙如此。觀噲諫漢王入關及枕宦者數事。有大臣風節。噲不死。其肯黨諸呂以危劉氏乎。留侯不必言。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噲足以當之矣。

太史公敍項羽封賞諸王侯將相。其用意之公私輕重。一一從虛字過接處摹寫。肺肝如見。眞是老吏舞文手。先用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二語。說透項王心事。本領眼力已高。而以項王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終之。筆下如破竹。

高祖本紀

沛公入關。西略地至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險不下。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圍宛城三帀。此留侯佐漢初著絕妙起手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止之。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大郡也。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莫若約降其守。因使止守。引其兵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陳恢此策。與蒯通說武信君封范陽令。下趙三十餘城同意。恢雖爲南陽守。及自爲。其實與子房計先後相成。缺一不可。此沛公入關緊要著數也。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拒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武關。項羽必引

立言之妙如此。觀噲諫漢王入關及枕宦者數事。有大臣風節。噲不死。其肯黨諸呂以危劉氏乎。留侯不必言。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噲足以當之矣。

太史公敍項羽封賞諸王侯將相。其用意之公私輕重。一一從虛字過接處摹寫。肺肝如見。眞是老吏舞文手。先用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二語。說透項王心事。本領眼力已高。而以項王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終之。筆下如破竹。

高祖本紀

沛公入關。西略地至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險不下。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圍宛城三帀。此留侯佐漢初著絕妙起手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止之。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大郡也。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莫若約降其守。因使止守。引其兵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陳恢此策。與蒯通說武信君封范陽令。下趙三十餘城同意。恢雖爲南陽守。及自爲。其實與子房計先後相成。缺一不可。此沛公入關緊要著數也。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拒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武關。項羽必引

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袁生此策。亦漢得天下要著。楚雖勝漢。力疲而神亂矣。所備者多一語。尤爲居要。可悟兵家分合勞逸之故。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弈者然。妙處不過數著。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著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擾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著也。楚方自賣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著矣。妙著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已先著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著。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著。我與敵俱不得與。旁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卽爲我所利者曰應著。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著。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脩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于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于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之無能爲。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爲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

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灞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漢五年。諸侯羣臣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事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眞英雄眞皇帝之言。敗盡後世勸進者之興。至蕭何營未央宮。則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此何時也。而猶云云。達識遠慮。其異于羣雄以此。光武有言。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亦是此意。然其微時。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高祖卽自疑。此何等事而以自疑。出關令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乃二年二月事也。則其意向局面久定矣。蓋所可自許者。有天下之才。故未爲天子之時。自視常若有餘。所不敢自信者。有天下之心。故將爲天子及既爲天子之時。自視反若不足。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彘之虐。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于凶。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鉤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

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很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爲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回顧步。長慮深思。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則帝亦何有于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養晦行巽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

呂后本紀

項羽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前。惜羽之奪于漢也。呂后入本紀。在高祖本紀後。惠帝遂無紀。危諸呂之奪漢也。

周昌當高祖時。不阿高祖意。廢太子。立趙王。所以當呂后時。能不阿呂后意。保持趙王。此高祖託趙王于周昌意也。在期期不奉詔時已定矣。

留侯有逆子辟疆。使呂氏得握大權。以危漢。千古遺恨。自是漢家殺運未休。天生一酈商子寄救之。妙甚。

呂后謂酈兄不欺己。酈兄二字。口角面貌酷象。或作酈況。便失之矣。

呂后病甚。部署後事。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仍誡曰。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勿送葬。毋爲人所制。主意如此。雖百酈寄何爲哉。及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呂嬃。聞之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以此觀之。呂氏獨有兩女子。祿產輩奴耳。呂雉死後。諸呂中有一人如嬃者。漢危矣哉。愚嘗謂嬃封臨光侯。自是爵賞之妖。然嬃之雄略。消得一侯。勝呂氏數王耳。

齊王舉兵誅呂氏。呂產等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屯留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兵誅之。此最是誅呂安劉先著。其得力在平勃朱虛之前。呂產欲發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呂氏之敗。敗于灌嬰牽制耳。文帝卽位行賞。先論灌嬰合謀功。而後及平勃朱虛等。得之矣。

文帝本紀

趙王恢幽死後。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有識有體。藏身甚妙。此老氏退一步法也。

文帝善用之。

卽位之三年。遣諸侯之國。固自有深意。然其言曰。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出題甚正。立言甚妙。一毫形迹不露。此大作用大權術也。三年十一月。又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駕馭責成。何其雄警而詳妥也。

緹縈上書救父。自是豪傑。立言婉篤。情理感人。肉刑法其來久矣。以一女子除之。其功又豈止救父哉。

文帝博大長者而學道人也。胎骨中原有此慈氣夙根。

文帝謙遜愛養。事事以靜爲主。至欲自將擊匈奴。大臣諫不聽。何其勇也。愚嘗謂文帝用兵。遠過武帝。武帝擊匈奴。在行一己之志。故常生事。文帝在國天下之安。故常歸于無事。大小公私。其本末不同耳。

文帝遺詔薄葬短喪。其旨本出老莊。而以一片虛懷謙志發之。不露奇言異迹。帝王舉動。自應如此。不爾便是一楊王孫矣。

天官書

此書以理數爲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而棄之。故凡文章敍事理幽賾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一有鍼路可尋。誦之了然。乃爲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蓋由作者能了然于心口手之閒。寫幽賾處。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奧而勁。整而變。奇而則。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存于後世。固文筆之妙留之也。

封禪書

封禪依古郊祀柴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誇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癡心。支離紐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爲一。將封禪與求仙牽合爲

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牽合爲一。似涉傅會。而其中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見。纍纍萬餘言無一著實語。每用虛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卽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心求神。必有一段微言妙理。是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舍其微妙者不言。而娓娓談方術。皆不出虛穢之語。如夢。如噫。如謔。如兒戲。如街談。寫人主迂獃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眞數語。是其胎骨中貪癡種子。全城慾海。累劫難斷。怪迂阿諛苟合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覩矣。意與颯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最恰好結語。卻妙在含蓄泠泠。無極力收括之迹。

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五也。眞主之言。無所因緣。斬斷葛藤。自是特識。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明明以黑帝自處也。雄斷如是。方士烏得而惑之哉。

褚先生以封禪書補武帝本紀。此用考工記補冬官法。不知司馬遷仕武帝朝。武帝紀自當待後人爲之。不必有紀也。其一切可喜可愕之事。散見于諸傳紀之中。而使人自得之。微獨武帝。卽諸帝有紀者。亦不過編年梗概耳。其詳自散見于他處。作史之法。原是如此。

河渠書

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艾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營一漕而力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變亂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馭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耳。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畏天憫人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普。未可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所以武帝紛紛制作。太史公皆有貶詞。而此書獨無譏刺也。

平準書

平準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反復之故。有順而相因者。有逆而相反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又曰。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二變字是一篇眼目。血脈節節相生。不出變字。蓋胸中別有本末。而借一事發之。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

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馭成變。全利之說。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耳。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畏天憫人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普。未可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所以武帝紛紛制作。太史公皆有貶詞。而此書獨無譏刺也。

平準書

平準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反復之故。有順而相因者。有逆而相反者。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又曰。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二變字是一篇眼目。血脈節節相生。不出變字。蓋胸中別有本末。而借一事發之。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于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于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于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爲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爲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于縣官。而相灌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

此。

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船算告緡情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其勢益窮。而其道益不得不出于平準。平準行而弘羊用。弘羊用而式黜。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用饒。名與實。弘羊徐收之。而式袖手觀焉。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上令官求雨。式突然曰。亨弘羊。天乃雨。其中熱而目出久矣。

此。

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蓋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船算告緡情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其勢益窮。而其道益不得不出于平準。平準行而弘羊用。弘羊用而式黜。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用饒。名與實。弘羊徐收之。而式袖手觀焉。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上令官求雨。式突然曰。亨弘羊。天乃雨。其中熱而目出久矣。